

# 鄭焯明——具有歷史意識感受的詩人

## A Poet with Historic Consciousness-- Chiung-Ming Cheng

簡俊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骨傷科

C. A. Chi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 摘要

發生台灣歷史影響甚鉅的「美麗島事件」之後，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催化形成一個醫師團體，進行在醫療上所謂的團隊工作，那就是出生在台灣中南部，畢業於台灣中南部醫學校的醫師詩人——曾貴海、江自得和鄭焯明，渠等用詩作記載環保運動、醫療情事和歷史事件。藉由詩的意象、隱喻、反諷的方便性對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不當施政，行使竭盡所能的建言和抵抗。他們三人的表現及所發揮的影響可直追日治時代「文化協會」中的蔣渭水與賴和等人，更可以說是台灣醫師文化抵抗的接續傳承和典範再現。

而鄭焯明更是三位醫師詩人中最具歷史感的一位；美麗島事件發生的當時，發揮醫者的良知良能，替廣大民眾發聲；雖因此而被特務跟蹤，還是藉著中國民主人士魏京生被對岸鎮壓的情事，對國民黨政府獨裁者以詩作來加以嘲諷。所謂德不孤必有鄰，他的用心良苦，取得被國民黨迫害的勞苦大眾的支持，才能繼續振作，發揮詩作的極致釀造情緒功能，發抒反抗意念，撫慰了不少的受困心靈。並因為他是美麗島事件的見證者，寫出國民黨先鎮後暴及林義雄家宅血案在文字上的優秀表現，詩的社會功能，於此做了最好的註腳。

鄭焯明走出的路，不單是個人的，也是當時所有台灣有社會責任感的醫師的反應。他寫出醫師的不同於其他領域人士的表現；因著台灣醫師身處高壓極權統治，醫土地的仁者之心，不忍讓美麗島事件和林義雄家宅血案的慘烈，讓當權的國民黨政府予取予求，軟土深掘的鎮壓廣大民眾的伎倆得逞。

歷史腳步的推演，證明了鄭焯明的選擇是正確的。而在此建構台灣主體性，榮耀台灣大地母親的關鍵時刻；早在 70、80 年代就詩才洋溢，是〈笠詩刊〉不可磨滅的中生代；此時他卻選擇成為曾貴海、江自得、鄭焯明三人團隊的後援工作。從事編輯雜誌的事工，無怨無愧地從事出版業，深耕社會運動所最需要的文

化論述。爲此，暫時擱下了詩的創造，筆者期待他的更富有人文關懷，深具哲理和生態永續的詩作出現。

文學和社會的結合在鄭炯明的詩作和人格上呈現，這是可印證加以確認的。不但在醫學上學有專精、慈悲爲懷行醫濟世，並且熱衷於詩篇的創造，他的努力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絕對是可以留名於台灣醫學史和台灣文化社會史。

關鍵詞：歷史意識、美麗島事件、林義雄家宅血案、現實詩、鄭炯明。

## Abstract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historic 'Formosa Incident', one group of doctors was organized under the situation of being driven beyond the limits of forbearance. This group started working on medical activities as the group work. Kuei-Hai Tseng, Tzu-Te Chiang and Chiung-Ming Cheng who were 'doctor-poets' born in mid-southern Taiwan and graduated in medical schools of mid-southern Taiwan used poems to record the 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medical events and historic incidents. With the convenience of prospect, metaphor and irony of poems, they did all they could do to make advice and resistance to the improper political affairs of KMT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By their behavior and influence, they could be compared with Wei-Shui Chiang and Ho Lai of Culture Associatio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Moreover, this could be announced as the reappearance of continuity and example of resistance of Taiwanese doctor culture.

Chiung-Ming Cheng, especially, was the most historic person among there three doctor-poets. He used his intuitive sense of a doctor to sound off for the wide public. Although he was traced by special agents, he still used his poems to taunt the KMT government by describing the quashing from the China to democratic personage, Ching-Sheng Wei. There is an old word saying: 'Virtue never stands alone. It's bound to have neighbors.' His diligent thoughts and works had being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suffering from the KMT. With this support, he kept rally and developed the ultimate functions of poems to express the thoughts of resistance and consoled many suffering souls. Because he was also the witness of Formosa Incident, he made footnotes of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ems by writing out the quelling of KMT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the murder case of Yi-Hsiung Lin's family.

The path Chiung-Ming Cheng had been through was not only his own but also

the reaction of all the doctors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 that time. He described the behavior of the doctors different from people from other domains. Because the doctor was under highhanded and centralization of state power, and the doctors had the benevolent hearts to heal the land, they could not allow the KMT government to take all it wanted and quelling wide public by using methods such as severe Formosa Incident and the murder case of Yi-Hsiung Lin's family.

As time goes on, the history proved that Chiung-Ming Cheng's choice was correct. At that time, the subjective thoughts of Taiwan were built-up and it was the critical moment of honoring Taiwan, the mother of land. He was full of talent between 70s and 80s and was the indelible mid-generation of Li Poetry. But he decided to be the support of the three men group formed by Kuei-Hai Tseng, Tzu-Te Chiang and Chiung-Ming Cheng and to be the editor of magazine. He worked as a publisher and focused on the cultural discussion most needed by social activities. By then, he stopped the creation of poems. The author expects the appearance of his poems with more humane concern, philosophy and permanency.

It's provable and confirmable for the combinati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on Chiung-Ming Cheng's poems and personality. He not only had acquired especially from study on medical science buy also craved for the creation of poems. His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can absolutely leave behind a good reputation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society.

Key word : historic consciousness 、 Formosa Incident 、 the murder case of Yi-Hsiung Lin's family 、 reality poem 、 Chiung-Ming Cheng



## 第一節 富有台灣歷史感的詩人

在 1970 年代伊始，台灣黨外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有自覺意識的台灣民眾莫不寄予厚望，並且對參選的黨外人士給予最大的熱情與支持。由於國民黨政府爲了統治權，一次又一次地打壓黨外人士，黨外運動就如同壓不扁的玫瑰花一般，在此惡劣情況底下不畏艱難，愈挫愈勇，一步一腳印的逐漸成長。一向習慣於高壓統治不容許他人噙聲的國民黨，對這般蓬勃發展的黨外運動自是感到無比的壓力；亟思如何壓制，甚至撲滅之，也就成了國民黨政府黨政軍的當務之急。

黨外運動首先具體的串連運動是在 1979 年組織「美麗島雜誌社」，以其作爲對外發聲的窗口，並以「美麗島雜誌社」的名義在全台廣設服務據點，發行《美麗島》雜誌，總共發行了四期，創下台灣政論雜誌空前絕後的最高銷售記錄<sup>1</sup>。黨外反對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聲浪已然浮出檯面，好比延燒的野火撲向國民黨政府。當時國民黨政府採先鎮後暴策略，就在 1979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紀念日這天，趁高雄「美麗島雜誌社」正在爲紀念世界人權日而舉辦活動時，國民黨政府準備以口袋戰術引君入甕將反對派一網打盡。並且下令憲兵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製造一個假象給民眾，認爲反對派人士非常粗暴無理。果不其然，隔日報紙及各大電視媒體都一面倒地撻伐黨外人士，強烈譴責其不法行徑是好鬥的滋事份子、破壞國法家規，必須繩之以法才能彰顯正義保國衛民似的大書特寫。就在我輩關心這些台灣民主運動人士，擔心當時政府所謂的「反叛人士」會被以唯一叛亂罪起訴處以極刑時，儘管台灣島內在媒體的刻意掩飾與扭曲報導下，卻仍可聽到少數聲援的聲音，鄭焜明即是其中之一，他以詩表明台灣人的立場。

鄭焜明的詩作〈蕃薯〉，歌詠蕃薯充滿著生命力，不堪被軟土深掘，總是會在春風吹又生的坎節，迸出生澀、浴火鳳凰的再生之聲。

### 〈蕃薯〉

<sup>1</sup> 張富忠、邱萬興編著，《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上冊〕1975~1987》，台北：財團法人綠色旅行文教基金會，2005，初版，頁 87。在此頁中間，標題是《美麗島》雜誌，創下銷售最高紀錄。其中內文提到伴隨著一期比一期多的銷售量（最高的第四期達十四萬本），各縣市分社服務處以及基金管理委員會也迅速的在 9、10、11 月陸續建立起來，甚至在美國設立「全美聯絡處」。

狠狠地  
把我從溫暖的土裡  
連根挖起  
說是給我自由

然後拿去烤  
拿去油炸  
拿去烈日下曬  
拿去煮成一碗一碗  
香噴噴的稀飯  
吃掉了我最營養的部份  
還把我貧血的葉子倒給豬吃

對於這些  
從前我都忍耐著  
只暗暗怨嘆自己的命運  
唉，誰讓我是一條蕃薯  
人見人愛的蕃薯

但現在不行了  
從今天開始  
我不再沉默  
我要站出來說話  
以番薯的立場說話  
不管你願不願聽

我要說  
對著廣闊的田野大聲說  
請不要那樣對待我啊  
我是無辜的



## 我沒有罪！<sup>2</sup>

鄭烱明在當時台灣島全面戒嚴時期的環境底下，以詩抒發心中的不平。當時社會給予黨外人士聲援者，除了像鄭烱明般的有識之士以外，最大救援力量是來自海外的知識分子和留學生，如有名的陳若曦帶來二十多位學者一齊寫給當時總統蔣經國的信，終於使得在美麗島事件被逮捕的反對派人士，經由公開審判，在包括陳水扁在內的十四位律師團竭盡所能的辯護之下，得以逃離死刑判決，其中除了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外，其他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均被軍事法庭判決了刑期不一的有期徒刑。

在發生美麗島事件之後，使得許多具有台灣意識的民眾只能明哲保身，敢怒不敢言。鄭烱明的這首〈蕃薯〉，隱喻台灣子民的純樸厚道，猶如安居土中的蕃薯，原以為出土後得到自由，結果卻是被人百般壓榨，就連賴與外界呼吸的命脈蕃薯葉也被取下利用，直到所有價值被利用殆盡，最後蕃薯所在鬆軟的土地還要被繼續深入挖掘，令其無容身之處；比喻身處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台灣子民，長久以來忍受外來政權的掌控與利用，取得島上所有可用資源，可是卻又命令生長在島上的子民們不能喊出自己母親的名—台灣！在全面戒嚴之下，人民言論失去自由，身受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與羞辱，勇敢的台灣之子終於不再忍氣吞聲，喊出心中的想法。奈何，誠實的吶喊卻遭受國家機器的鎮壓，以國家叛亂罪名被逮捕入獄，造成轟動一時的美麗島事件。詩人鄭烱明忍不住要替受刑人吐一口氣，以台灣蕃薯之名，在美麗遼闊的台灣島上，為自由高喊：我無罪！我是無辜的。

〈蕃薯〉這首詩記錄了台灣的歷史，在美麗島事件受刑人所在的監獄中傳閱，給了在監獄中因為歷史的錯動而無辜受災難的服刑人一絲絲撫平及安慰作用，詩的感人力量由此可見。

### 第二節 台灣醫界良知良能發聲

<sup>2</sup> 鄭烱明，〈蕃薯〉，《蕃薯之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1，初版，頁71-73。

藉由詩的力量，給身陷牢獄不得自由的黨外人士帶來溫暖的關懷與祝福，痛苦思緒經由讀詩得到舒緩和解脫；因此一首感人肺腑的好詩，給予人們自我療傷、自我康復以及自我肯定。戒嚴時期的言論不自由，任何有良知的台灣人民內心裡積壓著無比的不平和鬱卒。國民黨政府的嚴刑酷罰，或能封得住人們的嘴巴、鎖得住人們的身體，卻無法關得住人們的心靈思緒。台灣人民渴望自由的心聲，傳遍牆內和牆外。心中澎湃的思潮，愛家愛國的熱血，絕不是冷酷的厲法刑牢可以冰釋掉的。鄭炯明藉由鼓聲傳達出他心中的脈動和博躍。

### 〈鼓〉

每次，你總笑我  
笑我嚴肅無表情的臉  
像一面失去彈性的鼓  
敲不出愛的聲音

我沒有跟你爭辯  
因為我知道  
隱藏在我體內的心中之鼓  
正鑿鑿不絕地敲打著

奮力敲打呀  
不分晝夜  
以深沉有力的鼓聲  
敲醒那些終日昏睡的靈魂

只要你想傾聽  
我願無條件  
做一個忠實的演奏者  
在如此寂靜的夜晚<sup>3</sup>

<sup>3</sup> 鄭炯明，〈鼓〉，《蕃薯之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1，初版，頁76-77。

欣賞這首〈鼓〉詩，我們似乎也感受到詩句中傳來陣陣鼓聲節奏一般：作者自嘲別人笑看自己嚴肅無情的臉，好像失去愛的熱情與能力，如同一面鬆弛的鼓，敲不出動人的鼓聲。殊不知，那看似冷漠無情的外表底下，盡藏著對人世間與大地母親的愛。不用爭辯，因為自己深知心中的熱情，正化為雄渾豪邁、氣勢非凡的鼓聲，心中的鼓正鑿鑿不絕地敲打著。希望藉此喚醒社會上，渾渾噩噩、飽食終日、不知思考而昏睡的人們。作者期盼一波又一波如同鼓聲般的文字海波浪，能喚起社會大眾對同胞、對土地的愛。如果你聽懂了作者心中的鼓聲，響起你內心喜愛的節拍並且願意進一步了解的話，作者會很樂意且坦誠的做個忠實的演奏者，在那寂靜的夜晚告訴你他心中的想法。

在寂靜的夜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促膝長談，可能是大家都有過的經驗。夜的沉靜，似乎也令人們的心情沉澱下來，身心放鬆敞開胸懷暢談時事、理想與抱負。在戒嚴時代裡，沒有言論的自由，三個人以上聚集談國事便是觸法，更別說可以公開表達對當時政府及政策的不滿與批評。在美麗島事件發生過後，風聲鶴唳，人們雖然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談政事，但是重視自我尊嚴主體意識的有識之士對這塊土地的情感有增無減，提倡民主及言論自由的活動仍然持續進行著，只是化明為暗、化整為零的在個人崗位上努力著。鄭炯明擅長以詩來發抒內心的鬱卒，表達對人、對事、對國家的關心。〈鼓〉詩中以鼓聲來表示他的〈蕃薯〉之歌，撫慰著身陷牢獄中為倡導言論自由卻失去自由的美麗島事件受刑人。

詩雖然不像小說、戲劇或散文那麼直截了當地去揭發或批評社會上不公不義的情事，但時日一久，國家行政機器中的情治單位，終能略知一二。盯梢、跟蹤、監聽、查看、審問，一連串非民主、不顧人權赤裸裸地，行使在被當時情治單位貼標籤做記號的人們身上。鄭炯明也能深深體會那種不自在，而且失去尊嚴，甚至有被屈辱的感覺。

###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我不認識他  
沒有和他說過話  
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只有一次  
偶然走在街上  
驀地回頭  
看見他灰色的影子  
像驚惶的一隻小鳥  
急於找東西掩蔽

然而  
他檢查我的每一封信  
他竊聽我的每一通電話  
他偵訊我的每一個家人  
對我每天的行踪  
瞭如指掌

我無法擺脫他  
這一生，我想  
除非自地球上消失

失去自由的恐怖陰影由此可見。當時國民黨政府一黨獨大，容不下異己的聲音，以規定的語言及制式教育，意圖控制人民的思想，褫奪人們行使天賦人權及國民應享有的權利；卻不知其鴨霸作風，正是黨外異議人士反對的原由。國民黨政府不單單是對反抗他的人暴虐對待，也對其他異議人士施行嚴密監控。特務鎖定對象在大街上跟踪，檢查監聽人際間往來的信件與電話等予以全面性的掌控，還包括對象的家人也都在當時情治單位佈下的天羅地網之中。對現今五、六十歲的台灣人民來說，影響最大的社會政治事件就是美麗島事件和慘絕人寰的林義雄家宅血案。尤其林義雄家宅血案凶殘的殺手選在 1980 年（民國 69 年）2 月 28 日當天，居然能躲過監視特務銳利如鷹般的眼睛，靜靜的在地下室行兇後從容逃逸。此滅門血案不禁讓人懷疑，是國民黨情治單位的爭功，導致擦槍走火的結果；抑或是有其他原因造成？台灣政治小說家林雙不，曾在五年前一次演講中說：「在

<sup>4</sup> 鄭焜明，〈有一個人〉，《蕃薯之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1，初版，頁 88-89。

國民黨政府從撤退中國大陸而佔據台灣以後，渠等把在國共內戰期間死亡將士的遺孤，集中撫養訓練，給予仇共、恨共的教育，凡是和社會主義以及共產黨有關的就是世界最大的罪惡，就該天殺地滅。」這段話聽來令人毛骨悚然，在林義雄家宅血案尚未水落石出前，不禁懷疑這是否那些被教育並懷抱著國仇家恨不共戴天的國民黨內激進份子所為。

會有這樣的懷疑不是憑空揣測，因為林義雄在 1979 年（民國 68 年）12 月 10 日犯下的正是共產黨同路人<sup>5</sup>的滔天大罪，國民黨政府認為林義雄是美麗島事件首謀份子之一。從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以後，經過公開的軍事法庭審理，而被監禁在軍事看守所中。慘絕人寰的悲劇發生當天是 1980 年（民國 69 年）2 月 28 日，正是軍事法庭開庭日，林義雄的妻子方素敏正忙著到軍事法庭面會及旁聽審案，家中就只留下老母親照顧三個小女兒—林奂均和一對孿生妹妹；其中林奂均身受嚴重刀傷，經急救後是唯一倖存者。何來結怨仇家，對手無寸鐵軟弱老弱婦孺，竟如此心狠手辣下毒手。而在當時林家門外佈滿眼線監視的國民黨政府，卻推稱不知情、未發現。對林義雄家宅血案犯罪集團與犯罪心理動機的推測，並不是只有林雙不一人，還有《綠色年代》編者張富忠和邱萬興也有如此相同的推斷——這是台灣近代史中最慘絕人寰的政治滅門血案。自林義雄被逮捕後，家門口不分晝夜都有特務站崗，任何人進出林家的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中，兇手出自何方可想而知。<sup>6</sup>這也許是國民黨的情治單位爭功諉過，派系鬥爭之下，導致擦槍走火產生的後果。多次經歷外族殖民的台灣百姓，「林家血案」使許多忠厚古意的台灣人民，深切領悟到軟土深掘壓迫到最後，可能會到永世不得超生的地步。終於激發起人民內在強烈反彈力量，抵抗國民黨政府不義政權。

### 第三節 深具反抗威權的道德勇氣

詩人在反抗極權統治中，自是不能缺席，醫師詩人鄭焯明也不例外。在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一件政治事件，即民主派人士因反對中共集權統治而被中共

<sup>5</sup> 台獨、黨外人士和共匪是當時國民黨眼中的罪大惡極份子。

<sup>6</sup> 張富忠、邱萬興編著，《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上冊〕1975~1987》，台北：財團法人綠色旅行文教基金會，2005，初版，頁 107。

逮捕審判入獄。其中魏京生是最有名的一位，為世界所矚目，是中國的政治良心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政權，各自藉著威權行使殘忍統治，對待手無寸鐵的民眾。具有敏銳觀察力高瞻遠矚、良知良能的正義詩人，這時若不及時發揮其文筆挺身而出，更待何時？在那肅殺的年代裡，使用詩篇反諷譏嘲當局，雖說是薩伊德口中的有機知識份子，卻是需要十足的勇氣；否則一不小心被情治單位特務爪牙抓住把柄的話，可能輕則牢獄之災，重則身家性命不保，甚至殃及家人親友。不過即使喪失身家性命，遺骸亦將成為灌溉台灣大地母親最肥沃的有機物，如李喬〈泰姆山記〉中描述的台灣才子呂赫若。<sup>7</sup>

鄭炯明在當時的時代背景寫出反抗極權統治的詩作，想必經過內心極大掙扎猶豫，疑懼與擔憂終究比不過滿懷慈悲正義與道德勇氣。他以卓越的寫實功力為舉世聞名政治良心犯——中國共產黨外民主人士魏京生和他的伙伴作詩，為全人類唾棄不義政權而讚聲。

### 〈給獨裁者〉

——為魏京生和他的伙伴而作

你可以把我的舌頭割斷

讓我變成一個啞巴

永遠不能批評

你可以把我的眼睛挖出

讓我變成一個瞎子

看不到一切腐敗的東西

你可以把我的雙手輾碎

讓它不能握筆

<sup>7</sup> 李喬，〈告密者——李喬短篇小說自選集〉，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85，初版，頁309。文中李喬描述的我就是呂赫若，文章是如此地寫：當雨水來的時候，有些種籽會發芽。當春天來的時候，這裡是一片相思樹苗了。當我的呼吸停止，就是我回到大地的時候；我的軀體與大地合為一體，我將隨著春天的樹苗，重臨人間。誰說我死了？不，我只是暫時不在而已。生命哪是那樣簡單，那麼脆弱？不是的。懂嗎？我告訴你…。他想。日頭昇到眉緣上面。他躺下，安息了。

寫不出真摯和愛的詩篇

你可以把我監禁再監禁  
甚至把我的腦袋砍下  
而你仍不能贏得勝利

在歷史嚴厲的裁判下  
你的憤怒只是  
寒風中的一個噴嚏而已<sup>8</sup>

當時台灣的統治者國民黨政府，從中國帶著傳統中國醬缸文化習氣——欺瞞造假、非自由非民主的觀念來到台灣，抱著暫時逗留的心態，期待有朝一日以台灣為跳板重登對岸，消滅共產黨統一中國。蔣經國延續其父蔣介石的作風，也是一手獨攬黨政軍權力的強硬國家領導者，人民一舉一動無不在其特務機關的監視下。詩人鄭炯明在此惡劣環境底下，對中國政治犯魏京生入獄及遭受不人道刑求事件的發生，身為台灣島上有機知識分子挺身而出仗義直言，以寫實筆法描述政府管理階層的無理壓迫，不只是同情對岸的共產黨外民主人士，也是聲援台灣人民對抗不自由不民主的國民黨極權專制政府。不管統治者如何殘暴施虐監禁反對者，獨裁者終究無法抵抗人民永不止息的正義之聲，以及接踵而來反對強權的情事發生。強權統治獨裁者也許能夠暫時以權力或武力壓制人民於一時，但是在歷史的裁判下，不過就像是寒風中的一個噴嚏罷了，對人們的身體並無大礙，寒風過後，春暖花開，少數霸權統治者終究敵不過多數民意，最後的勝利永遠是站在人民這一邊的。

#### 第四節 寒風中的一股暖流

爭自由為民主而反對極權統治者的這條路，如同在寒風中行走，著實艱辛。對手無寸鐵的人民來說，面對滿佈著統治者的爪牙眼線，隨時會有被抓的可能，內心無不膽顫心驚，強權的迫害猶如刺骨的寒風，令人顫抖。所幸在社會上有許

<sup>8</sup> 鄭炯明，〈給獨裁者〉，《蕃薯之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1，初版，頁90-91。

許多多有理想有正義的人，抱著相同的理念，爲了自由與尊嚴、鄉土與家園，彼此互相鼓勵與切磋勇氣，並且相濡以沫，燃起心中最大的熱情，形成一股暖流。

## 〈暖流〉

在寒冷的雪地裡  
我們艱苦地走著  
一步一步，手拉著手  
挨凍地走著  
忘記了飢餓

沉重的腳步  
深印在冰冷的大地上  
形成一個難癒的傷痕  
啊，白茫茫的前方  
看不到一盞燈火

我們已經習慣  
在這樣一個孤獨的時刻  
為了愛，為了理想  
不怕被誤解  
默默地向前走著

我們深信  
只要在我們底心中  
有一股暖流存在  
我們就能繼續走下去  
沒有不能到達的地方<sup>9</sup>

<sup>9</sup> 鄭炯明，〈暖流〉，《蕃薯之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1，初版，頁100-101。

當外在大環境不允許個人坦然表達心中的想法及發表國是建言時，壓抑的情感常令人感到孤獨。雖然有些人因為對抗國民黨政府而身陷囹圄，甚至惹來殺身之禍、痛失親人而留下生命中永難痊癒的傷痕，明知道民主改革的路艱辛難行，但是為了對這塊土地的愛，為了民主自由的理想，仍然心手相連忍受外在險惡環境，將個人身家置之度外；在全民主體意識尚未甦醒前，不怕被人誤解默默奮鬥，勇敢邁向民主之路。雖然在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下，看不到任何賦予人民的權利與空間，但是我們深信愛的力量永不止息，只要有心，我們就有無限的能源，如同楊達所說：「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在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雖然到處碰壁，卻未曾凍僵！」<sup>10</sup>這股生自本身主體性暖流，使我們往前一直走下去，而且沒有不能到達的地方，因為民主政治是我的依歸。鄭焯明的〈暖流〉，以絕妙的語文捕捉能力，敘述著許多有識之士在人生多重選項中，選擇孤獨但卻不冷漠，心中油然而生的暖流化爲源源不絕的力量泉源，爲愛和理想共同默默地奮鬥著。這首詩讓人在懷憂喪志與鬱卒悶極的當頭，不由得助長了心中那股原生的暖流，鼓舞著受挫或受傷的心，直教人熱情有勁地向前堅持走下去。

在寒冷中很多人或許都會以喝酒來取暖，詩人鄭焯明想必也不例外。假如每個人都是釀酒師，生命就是釀造出來的酒，那麼鄭焯明所釀造出來的生命之酒，又會如何？

### 〈語言的酒〉

喝下吧，不要猶豫  
趁熱喝下這一杯  
用語言精心釀造的  
生命之酒！朋友

也許剛喝入口中時  
你會感到苦澀難嚥  
而想吐出

<sup>10</sup> 水晶有聲出版社於1993年10月出版的《楊達—鵝媽媽要出嫁》專輯，唱片內容介紹最後一頁有一張照片，是楊達於1976、12、9在台中懷恩中學的黑板上寫著〈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的詩句，那是他於1974年所寫的詩。

但請不要就此拒絕呀

只要你勇敢地喝下  
你會周身頓覺溫暖  
一種親切又熟悉的溫暖  
在肚子裡翻騰

因為在這語言的酒裡  
滲有我數不盡的血與淚<sup>11</sup>

〈語言的酒〉和〈暖流〉有著相同的時期及背景，鄭焯明發揮文人的特色，謹慎將對當時政府威權統治的不滿，對人民的用心與期待，透過語言文字，傳達心中的訊息，為許多有心改革卻又不敢言或不能言的人說出心裡的話。雖然透過詩詞寓意或隱喻來強加掩飾，但在言論不自由的戒嚴時期，卻也需要相當大的勇氣。莫怪作者說，是以滲有血和淚的語言所釀造出來的生命之酒，又稱語言的酒。只要你勇敢地喝下它，願意聽他說，且聽進去他所說的話時，你體內將感受到它的催化—喜愛民主的熱情逐漸溫暖你的心並且毫不陌生，因為主權在民，身為人民一份子的你，原本就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困厄中的靈魂，喝下語言的酒，得到解脫；受挫中的靈魂，喝下語言的酒，得到鼓舞；迷失中的靈魂，喝下語言的酒，得到啓發。

## 第五節 台灣歷史事件的見證

凡是有血有淚、有主體意識的台灣人，身處在 1979 年（民國 68 年）戒嚴時期的台灣島，經歷 12 月 10 日的「美麗島事件」，無不為此事件感到憤怒與悲痛，對受難者感到難過與憂心。「美麗島事件」可說是台灣當代史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多知識份子的啓蒙運動的導火線。「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對批評政府的人，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一概嚴加管制與干涉，如「美麗島雜誌社」所舉辦的聚會與活動：曾經在台中公園舉辦的一場活動，突遭警方以消防水

<sup>11</sup> 鄭焯明，〈語言的酒〉，《蕃薯之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1，初版，頁 102-103。

柱驅散正在唱歌跳舞歡樂中的人群，筆者友人正好在場旁觀親睹這幕景象，因而激起友人的正義感，立下支持黨外的決心。又如美麗島受刑人家屬許榮淑在競選立法委員時，一場競選演講會中被憲兵同志團團圍住，使當時氣氛緊張人心惶惶。不過如同壓不扁的玫瑰一般，個性堅韌的台灣人不但沒有因此退縮，反而更加積極，並且堅定為台灣拼鬥的意志。生活在 80 年代左右，或親聞或目睹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壓迫，凡是有所關心政治的人，都不由得感覺到「美麗島事件」絕大多數成分是一個陷阱。

### 〈陷阱〉

走著走著——

不知不覺地，掉進了

偽裝的歷史的陷阱

來不及發出一聲哀叫

也來不及向

親愛的家人告別

在什麼都看不到的

黑暗的洞穴裡

我們像一匹受創的馬

無助地躺著

等待救援的手伸出來

而時間自痛苦的傷口流過

不知凝固在何處——

我們逐漸

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

除了微弱的呼吸

所有的夜鶯停止了歌唱

啊，大地一片沉寂

死一樣的沉寂





直到陷阱突然崩落  
厚厚的泥土  
把我們逝去的青春埋葬<sup>12</sup>

其實早在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前一天 1979 年（民 68）12 月 9 日，「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派出兩名志工用宣傳車為隔天世界人權日所舉辦的聚會做宣傳，這兩名志工卻被警方逮捕和痛毆，造成「鼓山事件」，成為日後「高雄事件」的導火線<sup>13</sup>。由於鼓山事件的發生，黨外人士為了討回公道，聚集更多的群眾參加隔天世界人權日大遊行；但是民眾們萬萬想不到已經一步一步地踏入國民黨政府事先設好的陷阱裡頭，結局可想而知，國民黨政府先將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等十四名當時政府號稱首惡份子一舉成擒，接連株及全國並抓了不少反對人士，造成黨外人士爭取自由民主的一大挫敗。

在美麗島雜誌社舉辦的遊行中，利用媒體扭曲事實的報導，透過事先命令警察在遊行當時不得還手，刻意製造假象，使全國人民誤以為遊行反抗人士是粗暴的叛亂滋事份子，意圖造成社會不安；於是警察得以雷厲風行的速度一一到各個參與遊行的反對人士家裡強制抓人。當時警察的逮捕行動，令被帶走的人們感到錯愕，在毫無預警及任何準備的情況之下，被強制帶離開家，根本沒有機會與家人告別。一連串加諸身心上的折磨——驚嚇、恐懼、監禁與刑求逼問，使得受難者徬徨無助，只有無力的等待。痛苦的時間分外難熬，受挫的心靈與受傷的身體不知何時能夠得到救援；期待落空令人感到窒息，除了微弱的一絲絲氣息之外，似乎早已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就連夜鶯好像也知道他們的委曲而不再歌唱，大地呈現一片死寂。不過總有一天，陷阱終會被戳破，監禁無辜受難者的高牆最後會崩塌，只是受難者的青春早已葬送在黑牢之中。

因為關心民主、愛好和平、爭取言論自由的熱血青年，大都在強權統治下犧牲青春歲月，更在內心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所幸，在台灣島內仍有許多反對派

<sup>12</sup> 鄭焜明，〈陷阱〉，《蕃薯之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1，初版，頁 104-105。

<sup>13</sup> 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珍藏美麗島——台灣民主歷程真紀錄——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1999，初版，頁 206。

人士，雖然無法及時解救受難者脫困，卻能像鄭炯明一樣，默默地關心與擔心著受難者，為求公理與正義，疼惜這塊土地而奉獻所能。身為一個台灣歷史的見證者，經歷美麗島事件與林義雄家宅血案的兩大事件，鄭炯明就在風聲鶴唳、談政治色變、主體意識不明朗的時代裡，不顧個人安危，勇敢地以文字記錄見證台灣歷史悲慘的一頁。

### 〈目擊者〉

我是目擊者

一齣悲劇的目擊者

從悲劇的蘊釀、發生以至進行

我是目擊者

以銳利的眼光

目擊事實的一切

於是幽暗的街角

有人在嘆息，在哭泣

偷偷地哭泣

我是目擊者

我必需活下去

像一尾受困的魚

為被污辱的靈魂做見證<sup>14</sup>

鄭炯明非但是一位善盡職守的醫師，擔負著為病人解除疼痛與安撫受創心靈的職責，並且也是一位可敬的詩人，見義勇為，說出當時許多人的心聲。凡是有良知有正義的人，對〈目擊者〉於心有戚戚焉。在當時大環境下，所有關心台灣主體意識的人們，無不擔心受難者的處境與命運，即使能以銳利的眼光前瞻未來，卻仍無法遏止這場悲劇的發生，而只能目睹它的經過。監獄內有許多無辜的政治受難者，監獄外也有更多難過的受難者家屬、朋友及同胞，憂心受害者安危

<sup>14</sup> 鄭炯明，〈目擊者〉，《蕃薯之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1，初版，頁106-107。

以及台灣的前途。肅厲的戒嚴使得這些擔心的人們不能張揚，只能偷偷哭泣。目擊整個悲劇的發生，目睹爲此事件憂愁哭泣的人們，更是要鼓足勇氣堅定意志地活下去，雖像是一隻受困的魚，仍要堅強並爲見證政治受難者的無辜與所受屈辱而活。由此可見，作者內心的痛苦煎熬與堅定意志。他比喻身軀受環境壓迫猶如一隻受困的魚，似乎隱喻台灣本來應該是在太平洋海域中自由自在的一隻大鯨魚，無奈人爲因素令其擱淺而失去自由；等待有朝一日，時空流轉，物換星移，台灣的歷史終將會還給這些政治受難者一個公道。世事無常，順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強權統治的政府終將還政於民。

由現在陸續出土有關美麗島的史料，比如口述歷史部份印證了鄭焜明〈目擊者〉詩的意象以及他的想望。尤其在 1979~1980 年（民國 68~69 年），相繼發生美麗島事件與林家血案事件的那段時期，整個台灣島都籠罩在極度緊張，政治情勢一觸即發的情形底下，鄭焜明懷俠骨柔情冒極度危險，投身於記錄當時台灣主體性歷史的文字工作。近代學者在研究美麗島事件的口述歷史記錄中，曾有一位受訪者呂寅生做了以下的見證：「持續關心事件發展—我將當時的情形紀錄了下來，由於是在緊急情況下拿起筆就寫了起來，因此事後連自己都認不太出來上面所寫的這些字，這些字是後來慢慢整理、推敲出來的。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接下來的抓人、審判、執刑…等後續發展，我都持續在關心，可以說對這件事是『處心積慮』地在注意著。」<sup>15</sup>也許還有很多如呂寅生這樣現場目擊的人，但是能像鄭焜明一樣，於當時草木皆兵非常緊張的時代將親眼目擊以文字發表者，實在不多。雖然詩詞含蓄，但卻也需要相當大的勇氣。

## 第六節 行事風格獨特的醫師

身爲一位內科開業醫師，能將個人功名利祿置之度外，並以關心台灣主體性的發展爲天職，憂心當時社會上一連串的反抗運動及政治受難者，默默以詩作來發抒內心的不平、鬱悶和終極期許，鄭焜明可說是當時非常難能可貴的醫師詩人之一。尤其在當時發生「美麗島事件」致使多位重量級反抗人士被捕之後，造成

<sup>15</sup> 陳儀深編輯，《口述歷史第十二期·美麗島事件專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初版，頁 367。

黨外人士很大折損，導致一時間不敢有所行動，也難有任何作為的情況下，鄭焯明仍秉持追求理想，有為有守，勇敢而有智慧的使用詩寫作的方便性，表明內心所景仰的人士，並對大家所走出來的這條「路」永不後悔的追隨信念。

## 〈路〉

我已經走出一條路來了  
經過漫長黑暗的摸索  
從沒有路的路當中  
突破一切困厄地  
走出一條路來了

也許你會感覺驚訝  
認為不可思議  
或者，高傲的臉  
故意裝出不屑一顧的表情  
沒有一句慰勉

是的，你可以不相信  
你可以蔑視，拒絕讚許  
那是你個人的自由  
但你永遠無法否定  
我已經走出一條路的事實

因為我是背著  
愛與真理的行囊出發的…<sup>16</sup>

〈路〉告訴人們黨外人士已從困厄黑暗中走出一條路，同時也是作者自己的心路歷程。自有台灣歷史記載以來，歷經荷蘭人、日本政府及國民黨政府統治下，沒有台灣自己的主體性；一個在國際間沒有國家的定位，甚至連居住在這塊土地

<sup>16</sup> 鄭焯明，〈路〉，《蕃薯之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1，初版，頁116-117。

上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也無法坦蕩蕩的承認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因為質樸的台灣老百姓從沒有為自己開闢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路。在國民黨政府執政時期，為鞏固其政權而對台灣人民洗腦，視台灣為日後反攻中國的跳板與根據地，加上一些歷史學家的鼓吹，認定中國是我們的國家而將台灣納入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導致以台灣主體性的這條路更是雪上加霜，困厄難行。儘管這是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但是只要有良知良能的有志之士帶頭引導，便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許多人揹負著中國的包袱來到台灣這塊土地，他們忠於自己心目中的國家——中國，並且看來是歸心似箭。客居他鄉的心情吾人可以理解，但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吸取台灣母親奶水長大的人們，在如此環境下卻仍以高傲的姿態及鄙視的眼光，嫌台灣人民出身低，禁說台灣母語——福佬話，並且以黨治國，予以工作差別待遇的利誘方式，網羅鼓吹在學青年加入國民黨，鼓勵全民監督，凡是談及國事等不利於當時執政黨者，都將難逃被監視、被舉發、被逮捕、被監禁、被判決的悲慘命運。對於心向中國的人們，自是無法了解倡導台灣主體性人們的想法與心情，更別說能給予反對者一句慰勉與讚許的話。但吾等倡導民主自由，當然要包容這些人和自己不一樣的想法。只是不容否認，因為多數人對這塊土地的愛，以及亙古不變的真理——惟有還政於民，深獲民心的政府才能治理好國家，一條新的台灣之路已然形成。

鄭焯明的詩，同理心政治受難者的冤屈，實足發揮撫慰人心的力量，給予高牆內失去自由的民主鬥士們，繼續昂揚奮發走下去的力量。因著詩蘊藏無窮的感染力，鄭焯明也走出了一條不同於當時其他醫師的路。在那時台灣惡質社會環境底下，各行各業隨著時代脈動，順應哀哀無告大眾，意圖有所一番作為。鄭焯明這一條為台灣自由民主打拚之路，一路走來或許有人感到驚訝覺得不可思議，或許有人驕傲地感到不屑；即使只有蔑視，沒有讚賞，都無礙於作者為台灣民主奮鬥的事實與台灣主體性的追求，因為愛與真理，是吾人堅定意志與勇氣的力量泉源。

### 〈追求〉

這是一條崎嶇險阻

充滿障礙和危機的道路  
在我們出發之前  
已經有人踏上了旅程

大家循著泥濘的足跡前進  
一路上，我們看見了  
成群駐足旁觀  
與受傷仆倒的呻吟者

只有少數的幾個  
像我們一樣  
忍受著肉體與精神的煎熬  
無視一切阻撓  
堅強地走下去

疾風動搖不了我們的信心  
烈日蒸發不了我們的意志  
暴雨淹滅不了我們的熱情  
黑夜吞噬不了我們的希望

幸福之路真的這麼難行  
這麼遙遠，這麼痛苦嗎？  
我不相信

如果我們追求的不是幻影  
沒有什麼能阻擋我們  
因為目標就在前方  
我們即將抵達  
歡樂的歌聲也將開始高唱<sup>17</sup>

---

<sup>17</sup> 鄭炯明，〈追求〉，《蕃薯之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1，初版，頁118-120。

勾勒在眼前的是一幅美麗的藍圖，秉持心的方向追求前方的目標，我們的理想終將實現。鄭焯明顯然已找到方向與目標，詩作中鼓勵前仆後繼的黨外人士，為追求人世間的公平正義自由民主鏗而不捨。雖然在當時環境不許可的情況下，民主之路泥濘不堪困頓難行，但是只要意志堅定目標明確，幸福並非遙不可及。固然爭取民主自由是難行之路，有許多人駐足旁觀不願參與，或退縮遠離台灣而去，或不堪困苦受傷倒下，畢竟只有少數人能像美麗島事件中的受難者，忍受身心煎熬及一切磨難，滿懷信心、熱情和希望堅強地走下去，但是只要相信所追求的不是夢幻泡影，就沒有任何阻擋吾人前進的理由，而最後必能到達成功的彼岸，屆時舉國歡騰的時刻亦將來臨。

台灣從事人文醫學的人士本就不多，有詩人賴欣（賴義雄）及目前在出版界發展的王溢嘉；結合心靈工坊出版社，在輔導諮商界從事身心引領工作的王浩威；在社會關懷及政治界尋求發展的陳永興；活躍在媒體及政論界的楊憲宏；結合醫學及社會福利人文關懷的蔡篤堅；以及年輕一代醫師吳易叡和吳易澄兄弟檔，都在這條路上踽踽而行。不過世界的潮流與時代的脈動催促人類順應而行重視人文關懷，在 2006 年台灣醫學教育學會成立<sup>18</sup>，其成立目的超乎一般基礎與臨床醫學之學術上研究，乃著重在醫師職業倫理、醫師和社會關係、生命的追求與關懷，以及醫病關係等探討。此正呼應鄭焯明在〈追求〉詩中關懷政治的表現，為政治受難者一路走來的艱辛，以同理心來關懷，並且表明心嚮往之的認知。

## 第七節 台灣醫師的普遍反應

翻開台灣的歷史，從 1947 年 228 事件經「美麗島事件」到林義雄家宅血案，已讓有良知的台灣民眾痛心疾首為之氣絕。許多人奮起而行，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做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抗爭。關懷台灣鄉土、救人救世的醫師，並不完全只限出生於台灣的中南部，為了台灣的前途，更為了伸張正義，這已是全國各地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刻不容緩的事。筆者敬謹就以台灣這塊土地所孕育出來的醫師詩

<sup>18</sup>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章程第一章總則第一條：為提昇醫學教育品質，加強醫學教育學術交流，特成立台灣醫學教育學會「Taiwan Associ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人作為探討的重點，其中北醫詩人選集中的《桂冠與蛇杖》是由一位出生在台灣東部，畢業於台北醫學大學，一般稱之為外省第二代的陳克華醫師所主編，裡面收錄醫事詩人的作品，記錄當時歷史事件給全民深烙下的悲痛傷痕。

## 〈一九八四、二二八的哀思〉

百密一疏間/匕首切切而入/亭均、亮均和林游阿妹的/汨汨鮮血/終於無法挽回/而奘均，只差一點/就沒有踏過/那死蔭的/憂谷

誰能忘記/一九八〇、二二八/卒仔們的日夜警戒下/林家宅第/脆弱竟是如此/網開竟是如此/大阿哥竟能登門如此/如此從容操刀/血刃婦孺/然後揚長而去

一千五百個日和月/漆過再漆過的棺木/能夠抵擋住/多少風霜/一千五百個晝和夜/哭過又哭過的淚水/能夠灌溉出/多少壓不扁的玫瑰/一千五百個追思和禱告/泛黃又泛黃的嗑唏/能夠召回多少/泥土的芬芳

苦莫苦於/屋漏連夜雨/淒淒的風/傾盆的鮮血/對照著蘭陽好漢/那十二年訴說不盡的/鐵窗的孤寞/誰能忘記

一九四七、二二八/嘯嘯的子彈/曾經收購二萬條/最苦的美麗島英靈/誰能忍見/凡是福爾摩莎的好漢/必用頭顱行走/誰能忍見/凡是最勇敢的歷史見證者/其灼熱的鮮血/竟註定要向/堅硬的軀體告別

哀莫哀於/匕首切切依然/子彈嘯嘯依然/悲莫悲於/凡是匕首和子彈/必定指向/福爾摩莎最深最苦的/苦戀者/必定指向/美麗島/最英勇的好漢/慟莫慟於/大阿哥的匕首/竟然切切指向/幼女的純真/和老婦佛陀般的/悲懷

二二八，福爾摩莎史冊/悲苦至極的一頁/一千五百個日和月/見證了多少/道德和勇氣/也見證了多少/懦弱和逃亡/一千五百個晝和夜/見證了多少/澎湃和肝膽/也見證了多少/萎弱和虛偽



讓那些腐蝕根土的人/由根土來掩埋他們/讓那些斷了線的風箏/永遠去飛翔/讓那些將鮮血和意志/交給美麗島鄉土的人/寫出鏗然的歷史

一九八四、二二八/一千五百個追思和禱告/還有多少淚水/可供乾枯/還有多少筆心/可供揮灑/憤莫憤於/沾血的大阿哥/依然逍遙法外/厄莫厄於/飲恨鐵窗十二載的/蘭陽好漢

所有逝去的/將不再回來/一九八四，二二八/鮮血和金屬/將如何再互相撞擊/所有肝膽和意志/將如何再踏過/那死蔭的/憂谷

悠悠海外，二二八/謹以不眠的悲歌/向不朽的棺木/向所有流過的美麗島鮮血/向所有鐵窗內百折不撓的/福爾摩莎好漢，致敬！<sup>19</sup>

這首詩表現出一位旅居海外從事醫療工作的台灣人郭必盛，對於林義雄家宅血案直率而清晰的看法。1947年2月28日台灣人遭遇外來政權最大的集體屠殺，台灣百姓哀哀無告，如野草般在強權夾縫中求生存；還須壓抑滿腹冤屈配合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要求，要健康地向前看，忘記與拋掉過往，不追溯與不追究。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可曾想過還給數萬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一個公道、一句道歉、一份尊嚴？宅心仁厚的台灣百姓只希望政府能夠還原事實的真相，願以寬恕的心原諒過去，使後人瞭解曾經發生過的台灣歷史最悲慘的一頁。豈料國民黨政府執政時期的戒嚴體制，不顧舉世倡導的民主自由聲浪，1979年再度發生「美麗島事件」，執政黨冀求整肅異己，將反對派人士幾乎一網打盡。接著1980年的2月28日這天發生國民黨政府到死也不承認行兇的林宅血案，行兇的動機與殺手的冷血殘酷令人髮指。像行兇者如此的鼠輩行徑，難怪〈一九八四、二二八的哀思〉作者郭必盛稱兇手為台灣人最不屑、最想吐他痰的卒仔。

「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卒仔們被教導成為殺人的機器，當時社會中不少暗藏在各階層中的極端激進份子，一切訴諸暴力和暗殺，他們的心靈深鎖在幽暗

<sup>19</sup> 郭必盛、陳克華、湯銘哲等編著，〈一九八四、二二八的哀思〉，《桂冠與蛇杖/北醫/詩人選》，台北：九歌出版社公司，2005，初版，頁129-136。

地底，令百姓們惶惶度日生活中再蒙上一層陰影。所幸人世間還有光明面，良知良能的有識之士在各行各業，竭盡心力之餘無不關心社會上的動向。如旅居海外的郭必盛發出不平之鳴，在民主自由言論開放的美國，遙寄悼念的詩歌，表示遠方關懷台灣的心志。相對比較於台灣島內，在未解嚴的年代裡，刑法第 100 條的言論自由有罪的認定，緊緊箝制著台灣反抗人士的心靈。

反抗人士抗爭與衝撞，爲了是要解除思想上的罪愆；行事愈是激烈，愈是加劇國民黨政府的不當高壓統治。醫師詩人鄭焯明不畏強壓、不懼恐嚇，秉持一片赤心，有爲有守做應當做的事，寫出對於在林家血案中遇害的一對可愛雙生姐妹的萬分不捨。

### 〈童話〉

#### ——紀念一對學生女孩的死

是一則黑色的童話  
不幸妳們成了故事中的主角  
多少人嘆息，多少人哭泣  
也無法縫合流血的傷口

帶著驚惶，帶著蒼白的純真  
妳們提早離開了這醜陋的世界  
變成兩隻無依的天鵝  
飛翔一望無垠的穹空

我說小女孩妳感到孤單嗎？  
如果我的詩句不能與妳作伴  
請繼續飛吧，不要回首  
一直飛到黑夜的盡頭

啊，那時——  
妳們會恢復原來可愛的模樣



不，是一對亭亭玉立  
散發著愛與希望的女神

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 自立副刊 笠一二六期、亞洲人週刊第十八期<sup>20</sup>

鄭焯明形容兩個小女孩是童話故事中的主角，不幸的是，那是一個慘酷的黑色悲劇，令很多人嘆息與哭泣。因為血流不止的致命傷口，任誰也無法挽救逝去的生命。傷口縫合的意象，對於一個醫師來說有著特殊感覺，因為傷口能不能縫合，血流能不能停止，關乎生命能不能延續下去。此處醫學名詞，不同於其他領域所使用的文句，對鄭焯明自是有一分職業上的熟悉。天真年幼的小生命如此慘遭毒手，真是難以想像當時小女孩該有多麼驚慌恐怖。詩人欲藉著想像和隱喻，以存在世界的醜陋來安慰兩個早逝的純真心靈，以童話中翱翔的天鵝來比喻小女孩的天真無邪與自在解脫；只是，驚惶與蒼白，提早離開與徬徨無依，豈是小小年紀所能承擔，詩人關懷之情溢於言表，令人看了為之鼻酸。

鄭焯明一向體恤病患的處境，發乎內心的關懷，醫者的不忍心和同理心油然而生。小女孩雖然離開了醜陋世間，化身為天鵝在無垠天空中翱翔，一定有其孤寂的況味。在不同的國度裡心聲難以相通，再多的安慰仍無法陪伴受傷害的小女孩，與其孤單漂泊在黑暗時空裡，不如不再流連逕向前飛，直到黑夜的盡頭，暗夜過後即是黎明，到時候時間可以療癒人們內心的創傷，愛可以寬恕人們無知的罪愆，小女孩還是可以像原來那樣的純真可愛。從倖存下來的姊姊林奐均身上，幾乎可以想見小女孩亭亭玉立的身影，散發著神愛世人般的愛與希望。林奐均經歷人生苦厄而大難不死，並且脫繭而出活出自己的風格來<sup>21</sup>，在大家共同的祝福聲中，一段異國姻緣平安地蘊育出三個小女孩；是天意吧，三個可愛的小女孩就像當年奐均與學生妹妹一般，擁有光明燦爛笑容的可愛模樣，大家可從她們身上看到了愛與希望。

<sup>20</sup> 鄭焯明，〈童話〉，《最後的戀歌》，台北：笠詩刊社，1986，第一版，頁66-67。

<sup>21</sup> 林奐均著，林淑芬翻譯，《你是我最愛》，台北：圓神出版社，2004，初版，頁10。翻譯者林淑芬在序三苦難、信仰與愛，寫道：身為人母，我更能從林先生夫婦和 Judy 的故事中，感受到愛的力量，在訪談與翻譯之間，數度哽咽；Judy 善於反省、堅持信仰、獨立思考的特質，也如實在她所分享的許多故事細節中表現出來，她不標榜自己，更不怯於讓人知道自己的軟弱，忠實而緩緩地道出她對人生、對信仰的看法，也使得她的故事在見證與分享上帝的愛之餘，更帶出深刻的內省意涵。

## 第八節 現代烏托邦的想望

在民主復甦、言論自由的今天，年輕人恐怕難以想像五〇、六〇、七〇甚至八〇年代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只能聽從不能反駁，只能關心不能過問，對家事、國事、事事關心的有識之士來說，當時的空氣令人感到窒息。在那般窒礙難行的人世間待久了，有時候真的讓人有一種很想要掙脫它的感覺。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人，難道真的那麼困難，那麼辛苦嗎？心思細膩、多情善感的鄭焜明，在那動盪不安的歲月裡，內心似乎也曾有過痛苦的掙扎。人身難得，縱然無法自己選擇出生所在與決定生命的長短，但是內在的心念，天馬行空無人能擋，我們可以幻想著身不可及的一切作為。在想像的空間裡，痛苦獲得昇華，疲憊的心靈得以有一絲絲喘息的機會，可以享受那片刻孤寂的樂趣。

善良的人，無不愛好自由與和平。如果能夠拋開人爲的枷鎖，像隻自在的鳥一樣，自由翱翔在無垠天空中，該是多麼美好的體驗。從鄭焜明的兩首詩〈別〉和〈我是一隻思想的鳥〉，可以說明筆者以上的聯想。

### 〈別〉

我走了以後  
請不要流一滴眼淚  
我走了以後  
請不要說一聲再見

因為在我走之後  
無論如何  
我一定還會回來  
捧著寂寞回來

像一隻疲倦的離巢的鳥  
飛回溫暖的家



啊，那個時候  
這個世界連一個人也沒有  
這個世界連一個人也沒有<sup>22</sup>

生命沒有結束，離開只是暫時，我還會再回來，因為這裡有我溫暖的家。只是當我重回母親懷抱時，我知道我已不再是從前的我。一切法乃因緣所生，緣聚而生，緣散而滅，這個世界本是因緣所生，萬事萬物生生滅滅空無自性。我心寂滅，沒有所在的世界，也沒有所謂世界上的人，因為一切都在真空妙有之中。不過鄭燭明在這首〈別〉詩中所要表達的，可能是指自己厭倦「人」的社會，最後走入一個想望的現代烏托邦，在那裡沒有人的約束，不用顧慮被限制與要求，除了自己，彷彿空無一人的世界，自在任逍遙；沒有人的世界才安全，因為人類最大的天敵是自己。

善於思維的作者仰望遼闊天空，正在飛翔的鳥兒立即勾起詩人的靈感，〈我是一隻思想的鳥〉就這樣產生。

### 〈我是一隻思想的鳥〉

我是一隻思想的鳥  
翱翔於大灰布的穹空  
多平靜呵，沒有阻力  
一如在夢中  
嬌小的嘴銜著人生的謎語

誰會想到那是一隻不同尋常的鳥呢？  
你看，無知的人類  
正用精良的武器伏擊我

我不得不滑落

<sup>22</sup> 鄭燭明，〈別〉，《歸途》，台中：笠詩社，1971，初版，頁36-37。

緩慢地滑落

這時，我胸前的羽毛

溫柔而憐惜地

撫觸著大地的背脊<sup>23</sup>

空中飛鳥令崇尚自由的鄭炯明聯想，如果能像一隻會思想的鳥在蒼穹中自在翱翔，無邊無際，即使是灰濛濛的天空，仍是那樣平靜，無礙於自由自在的生活。人們處在當時惡質環境的社會裡，可能只有在夢中才有這般景象。渺小個人比作穹空飛鳥，帶著謎樣的人生來到這個世界。吾等並不是一隻尋常的鳥，作者相信在七〇年代裡的台灣島上有許多獨特秀異、有創見的先知們，因遭受到一群愚痴無知的人以先進科技製造的精良武器埋伏攻擊而遇害，傷亡者像空中被擊中的鳥兒漸漸滑落下來，在生命殞落前的片刻，仍然不捨生茲養茲的這塊土地，並且不忘對大地母親做臨終前撫慰。

自稱萬物之靈的人類與地球上的生物息息相關，我們可以從許多動物身上學習預知未來。詩人高度靈敏的覺知與卓越的見地，比如鄭炯明就常以動物入詩。而全球賞鳥界有句話：「今日鳥類的命運，明日人類的命運。」鳥類的生存與否，正是人類生活的指標。因為生態環境的破壞，嚴重影響到鳥類的生存，這也是人類未來生活危機的一大警訊。鳥類在此時被人類網捕或獵食，〈我是一隻思想的鳥〉意喻著當時台灣在國民黨政府強權統治下的非自由、非民主的惡質環境，我們可以想見在那污濁年代裡的先行者的孤寂。鄭炯明向來以溫和謙沖的態度，默默地支持台灣主體性建構工作，和曾貴海、江自得組成一個工作團隊，同時十多年來努力於《文學界》和《文學台灣》的出版事宜。但鄭炯明對這塊土地的關懷，還是在持續進行中。

在〈我是一隻思想的鳥〉之後，從1971年到2003年的台灣社會，反抗人士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抗爭所造成的結果是，雖然台灣主體建構尚未成功，但至少台灣主體意識逐漸抬頭。

### 〈蝙蝠〉

<sup>23</sup> 鄭炯明，〈我是一隻思想的鳥〉，《歸途》，台中：笠詩社，1971，初版，頁40-41。

習慣了黑暗中孤獨的生活  
有時也想伸長脖子  
倒掛在枝桠上  
曬曬那陰濕發霉的靈魂

迎著清新自由的空氣  
然後以獨立的角度  
發出特殊的聲波  
探測一下現實的紛爭

偏偏突起的一陣颶風  
捲起了單薄的軀體……  
撫視著受傷的翅膀，猛然警覺  
啊，原來你是屬於另一個世界

——一九八八<sup>24</sup>

在國民黨政府時代的反對黨——民進黨，習慣於在野做著監督政府的工作，但不能公開地討論國事。失去言論自由的國民，好比居處在黑暗中的蝙蝠般孤獨。在 2000 年，民進黨終於取得執政權，台灣人民有了當家做主的機會；民進黨政府的執政得來不易，在這之前不知已經過多少有志之士的奮鬥與犧牲。台灣變天讓人們嗅到了稍許清新自由的空氣，並且不時試著以台灣獨立建國的角度發聲；然而卻屢遭受國內與國際反對，正如同當年國民黨執政時，反對黨的抗爭一般劇烈，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猶如颶起颶風般的威力，令初嚐自由滋味的抵抗人士們只得保守地再次縮起身子，憐惜在反對聲浪中受傷的身心，撫著傷口忍住傷痛；此時方才恍然大悟，覺醒吾等竟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人。顯然人民得加緊民主的腳步，才能跟得上醫師詩人鄭炯明。

<sup>24</sup> 曾貴海、江自得、鄭炯明合著，〈蝙蝠〉，《三稜鏡——曾貴海、江自得、鄭炯明詩選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初版，第一刷，頁 182~183。

## 第九節 夢想的國度

儘管在人生志業推進上，遇到艱難險阻，頓挫於一時，然而「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大家仍要堅定理想及夢想，只要有心，夢想終會有實現的時候。

### 〈天國的夢〉

一隻母雞蹲在牆角  
默默不語地  
在孵牠燦爛的夢

由於夢是  
比現實更現實的東西  
我也為自己能孵出  
一場燦爛的夢  
而努力

這樣至少  
在夢被戳破的瞬間  
我會有如乘坐在  
未張開的  
降落傘的快感

沒有憂慮  
沒有痛苦<sup>25</sup>

在五〇、六〇年代的台灣，處處可見孵蛋的母雞。作者豐富的想像力，再一次引動物一雞為主角入詩。他比擬蹲在牆角認真孵蛋的母雞，正在作著牠的白日夢，而現實的人生，何嘗不是一場夢。「人生如露亦如電、如夢幻泡影」，在夢中

<sup>25</sup> 鄭炯明，〈天國的夢〉，《悲劇的想像》，台北：笠詩刊社，1976，初版，頁16-17。



作夢的人，往往在夢裡更接近自我的內心世界，看到真實的本我。作者慣用第一人稱的方式，表達吾人努力營造燦爛未來的夢想。往往現實社會的限制未能盡如人意，當夢幻人生受挫而幻滅時，吾心早有領悟：臨命終時進入寂滅的那一剎那，猶如揹著未張開的降落傘般自高空飛落的快感，已無絲毫回頭的機會，離開人世間的紛紛擾擾，不再感到憂慮，也不再有任何痛苦。不過如今既得人身，即使人生苦短又加上美夢難圓，吾人仍要努力築夢與圓夢，因為唯有盡力才能坦然接受所發生的一切結果，而且沒有任何遺憾。

## 第十節 不再漂泊的雲

經過許多先知先覺仁人志士的努力，台灣終於在 1987 年解除戒嚴，民主為之復甦，但是還有許多台灣老百姓，與有著大中國意識的人，對這塊土地沒有紮根與深耕的打算，像那變化萬千喜歡流浪的雲。

### 〈給雲〉

不要告訴我你沒有家  
不要告訴我你聞不到泥土的芳香  
不要告訴我你喜歡流浪  
不要告訴我你那善變的表情  
代表何種意義

我，樹葉上的一顆小小露珠  
正等待陽光把我蒸發  
毫不留情的蒸發  
沒有消失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我們都是太陽的孩子  
我們都在追逐一個不死的夢想

——一九八八年<sup>26</sup>

<sup>26</sup> 曾貴海、江自得、鄭焯明合著，〈給雲〉，《三稜鏡——曾貴海、江自得、鄭焯明詩選集》，高雄：

作者給了永遠視自己無根、流浪的人們一些勸告，不要近廟欺神將生養你的大地母親棄養不顧，忘了去聞一聞那亙久不變的泥土清郁芳香的氣味，而逕自為自己的善變自圓其說，因為連生養自己的這塊土地都無法認同的人，再多的說辭實在沒有任何意義。

小露珠最後被太陽蒸發，就像人們到頭來終要回歸大自然一樣，既然終歸要消失，為何還要來到這世上？如果沒有消失，又那裡來的存在？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這應該也是作者拋給讀者們深思的課題。當太陽把露珠蒸發，它並不是真正消失，有一天它會以不同的樣貌再回來；就像生生世世的子民，關懷奉獻生養所在的這塊土地、人們與萬物，當大限來時化為塵土回歸自然滋養大地，希望大地母親永遠茁壯美麗，人們安和樂利，萬物生生不息。

早慧的詩人鄭焯明在台中市中山醫專（現改為中山醫學大學）就讀時，曾投稿給「笠詩刊」，獲得詩人陳千武的激賞，並許為「笠詩刊」詩人的中堅份子。在「笠詩刊」第十七期中刊載著，「笠詩社」首次舉辦作品研究的座談會，就是討論鄭焯明的作品，他獲得與會者一致的讚賞，會中所引用他的資料分別有〈窗之夜〉、〈彌月哀〉、〈醫院〉、〈患者〉、〈注射〉<sup>27</sup>，作者以一連串就近取材的詩構想是正確的，在當時以一個才十八歲的大專醫科一年級新生而言，老輩「笠詩社」的詩人對鄭焯明有活力、富幻想的優秀作品感到耳目一新，並且對他寄以厚望，其中〈醫院〉可作為他早慧的醫療詩的代表作。

### 〈醫院〉

髮間 你一躺下  
我便直立在兩個世界的交點  
當所有的白圍圍

---

春暉出版社，2003，初版，第一刷，頁188。

<sup>27</sup> 《笠詩刊》景印本，第二冊，第十七期，第40頁。日期在1967年（民國56年）一月十五日。該頁右下角提及「鄭焯明作品研究座談會」，所討論的作品包括《笠詩刊》十三期的〈窗之夜〉、《笠詩刊》十四期的〈彌月哀〉、《笠詩刊》十五期的〈醫院〉、《笠詩刊》十六期的〈患者〉和《笠詩刊》十七期的〈注射〉。

構成一凌割形骸的陷阱  
我是多麼渴望於擺脫  
        急於被縫合

我的冰冷的體 再次  
在朦朧中感到即將爆裂  
太平間的友人向我招手  
我看到了 看到了  
割開的橡皮  
微弱的跳動和刀片

是這樣一個莊嚴的歸止  
猶如臥於風化之岩上  
倘若我的第二度誕生來臨  
我的手長過你的腳  
且準備完成另一次的解體  
我會突然以光離去

後記：也許父親是醫生的緣故，從小我便對醫院有著一份與別人不同的感受。現在我嘗試把這份感受寫出來了，而且，正過著我一九六六年的生日。

28

全力鑽研笠詩刊諸位詩人們多年有成的阮美慧，在她的論文中就提到鄭炯明出生在醫生家庭，其父鄭榮洲為高雄市執業醫師，一九六六年鄭炯明也考取中山醫專（現改為中山醫學大學）醫科，使得從小鄭炯明有更多觀察、接觸病患的機會，培養他濃厚的人道關懷及對弱者的同情，如他刻畫〈乞丐〉、〈瘋子〉、〈杜鵑窩的斷想〉等詩作可見<sup>28</sup>。確實環境造人，因為家學淵源，耳濡目染造就了醫師詩人鄭炯明，他自己亦如此自我剖析著：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懂得什麼，要是

<sup>28</sup> 鄭炯明，《笠詩刊》，第十五期，台北：笠詩刊社，1965，頁23。

<sup>29</sup> 阮美慧在彰化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所舉辦的詩學研討會中，發表的會議論文〈鄭炯明「現實詩學」的轉折與建構〉，第6頁，註解14。

人這樣問，我會不服氣的。環境對寫詩很重要，譬如吳瀛濤先生說在「患者」用「含糊不良的聲響」「他一刀鋸死許多人的微笑」等的不妥，他大概不明白我何用它的理由。聽到那「哮喘症」發作的患者，所發出的困難呼吹的破裂沙啞聲，使我想起「含糊不良」的馬達聲響。一個患者，他怎能不「鋸死許多人的微笑」，人是感情的動物，誰無憐憫之心？<sup>30</sup>但是小說家葉石濤認為環境的因素並不能完全來解釋鄭炯明的優異表現，他在一場「剖視鄭炯明的詩世界」的座談會中和陳千武有以下的對話：

葉：鄭炯明寫詩的力量，是從潛意識的世界出發的。

陳：對對！

葉：他把握到自我最低層的朦朧的東西，於表現時，用非常清晰通用的語言讓你能夠瞭解，並進入他的世界，且有合理的解釋，有整理，這種整理不是故意的，是他的詩想自然引導他整理朦朧的潛意識世界。

陳：你剛才說把握到朦朧的狀態，那是象徵主義的方法，又說潛意識的東西把它表現出來，是屬於超現實主義、超現實的技巧，綜合運用，這是鄭炯明的詩的特色，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的東西，如果你深入去注意的時候，你會發現他詩想的厲害，自然而不造作。鄭炯明的詩的兩大支柱，一是新的存在論，一是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兩者互相配合，表現他內在的邏輯性的心象，所以我時常把鄭炯明的詩拿出來讀，不會覺得厭倦。<sup>31</sup>

以上對話說明了鄭炯明和一般詩人截然不同的分野。鄭炯明的優秀表現不單單是個人式的激揚表現，而是沉在冰山底下，相對於意識的絕大部分的潛意識，在相比較於榮格原型中的曾貴海的領導者特質，以及追隨者特質的江自得，鄭炯明散發著榮格理論中照顧者的原型意象<sup>32</sup>，並將前述兩位醫師的原型統整為一，

<sup>30</sup> 《笠詩刊》景印本，第二冊，第十七期，笠書簡，鄭炯明的來函第 65 頁中的自我剖析。

<sup>31</sup> 鄭炯明，《第 7 屆南瀛文學獎—鄭炯明詩選》，台南縣：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9，初版，頁 261-262。

<sup>32</sup> 張蘭馨譯，Carol S. Pearson 著，《影響你生命的 12 原型》(Awaking the heroes within)，台北：生命潛能文化事業公司，2000，初版三刷，頁 126。書上有如此一段描述：在最高層次，照顧者會知道自己是誰，自己要什麼，但他的同情憐憫特質大於自我利益特質。

終於匯成了集體無意識（集體潛意識）<sup>33</sup>，完成了榮格理論中最重要的部份。

從早期的笠詩社本土派與新即物主義，深受詩社前輩肯定，年輕時代的詩作已然呈現自己的寫作風格。在台灣這個特殊的國家，當尋求自己定位的坎坷過程中所發生的歷史事件，鄭炯明以凝視現實的真摯態度，寫出那一時代人們的愛與希望，已然樹立他在台灣詩壇的卓越地位。

鄭炯明自認為是一個小小的分子，為著愛護大地母親，一生行誼都以生養台灣大地奉為圭臬，憑藉自己的專業醫療服務，獲得還算不錯的生活條件，所以常常是：行有餘力任勞任怨，自掏腰包盡心盡力，從事最累人的辦雜誌的事工，一肩扛下雜誌社大大小小的事情，對寫詩的喜好只能暫時擱下。他從年輕天才般的即物詩表現，承續了陳千武、趙天儀等前輩的《笠》優良傳統；以他寫實詩的卓越表現，只要在詩的進路上推展，是可以卓然成家的；但是他選擇了人煙稀少的另一條路，承接《文學界》發行二十八期之後所打下的基礎，繼續發行《文學台灣》雜誌，到如今 2006 年已然發行了十四個年頭。為了台灣，鄭炯明投入建構台灣主體性任務不可或缺的文學雜誌工作上，此時更戮力經營台灣文化事業，他已發揮了另一階段的巨大貢獻，他的成就令人感佩。

---

<sup>33</sup> 陳博南著，《有趣的心理學》，台北：漢湘文化事業公司，2005，初版一刷，頁 246。佛洛伊德指出，人類的行為不僅與意識，也與潛意識關係密切。而榮格又加上集體的潛意識之說，更深入地探求人類的存在。為了研究集體潛意識，榮格涉獵世界各地的宗教、神話、藝術、文字，並熱忱地記錄精神病患者的幻想或妄想。平時埋藏於內心深處的集體潛意識，在意識休息的狀態或感性奔放時，會出現於內心表面。因此，這形成了擴及宗教學、神話學、文化人類學等領域的壯觀心理學，也受到了文學、藝術、哲學很大的影響。此處的解釋雖能更讓我們知道，集體潛意識為何，但是為了統一，集中採用申荷永的集體無意識的詮釋。

## 參考書目（本書目依照作者筆劃順序排列）

### 醫師詩人作品

- 江自得、鄭炯明、曾貴海，《三稜鏡 江自得、鄭炯明、曾貴海詩選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
- 鄭炯明，《歸途》，台北：笠詩刊社，1971。
- 鄭炯明，《悲劇的想像》，台北：笠詩刊社，1976。
- 鄭炯明，《蕃薯之歌》，高雄：春暉出版社，1981。
- 鄭炯明，《最後的戀歌》，台北：笠詩刊社，1986。
- 鄭炯明，《鄭炯明詩選》，台南縣：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9。

### 專著

- 李喬，《告密者—李喬短篇小說自選集》，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85
- 林奐均著，林淑芬翻譯，《你是我最愛》，台北：圓神出版社，2004
- 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珍藏美麗島 台灣民主歷程真紀錄 口述史影像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1999。
- 陳克華、湯銘哲等編著，《桂冠與蛇杖/北醫/詩人選》，台北：九歌出版社公司，2005。
- 陳博南著，《有趣的心理學》，台北：漢湘文化事業公司，2005。
- 陳儀深編輯，《口述歷史第十二期，美麗島事件專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
- 張富忠，邱萬興編著，《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台北：財團法人綠色旅行文教基金會，2005。
- 張蘭馨譯，Carol S. Peason 著，《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Awaking the heroes within），台北：生命潛能文化事業公司，2000。

### 期刊或單篇論文

- 阮美慧，〈鄭炯明「現實詩學」的轉折與建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詩學研討會論文集》，2005。
- 《笠詩刊》景印本，第二冊，第十七期，1967。

### 報紙及其他資料

- 《楊逵—鵝媽媽出嫁》，水晶有聲出版社專輯，1993.10。